

论德拉布尔小说《瀑布》的互文特征

王桃花

DOI: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15.03.016

内容提要: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善于运用互文来深化小说主题。《瀑布》的互文技巧呈现出多个层面:小说主人公的姓名与英国王室名人相同或相似,与英国历史,及英国作家的经历形成互文,彰显新时代女性的独立个性;与19世纪英国女性传统小说的互文凸显德拉布尔对英国传统女性小说的继承与扬弃;与艾米丽·迪金森及其诗歌之间的互文展现作品关于爱、死亡以及弃绝的主题。历史或文学上的名人、英国女性小说传统中女主人公以及迪金森诗歌中的人物等旧时代女性的命运与女主人公的开放结局形成鲜明的反讽,表达了作者德拉布尔对新时代女性的期待与希望。

关键词:玛格丽特·德拉布尔 《瀑布》 互文性

作者简介:王桃花,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本文系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英国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研究”(11CWW014)阶段性成果,并受湖南科技大学“英美文学与文化创意团队”项目资助。

Title: On the Parodic Intertextuality in Margaret Drabble's *The Waterfall*

ABSTRACT: Margaret Drabble manages to enrich her novels thematically through intertextuality, and her *The Waterfall* is one of the examples. The names of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his novel are the same as or similar to those in British history, enabling readers to reflect on their different experiences. The narrator refers to the true life experiences of some British writers, compares her own story with those literary works in

British literary tradition, and borrows such themes as love, death and renunciation from Emily Dickenson's poems. The ironic intertextualization, complete with the open ending of *The Waterfall*, shows Drabble's faith in women of the new age.

Keywords: Margaret Drabble, *The Waterfall*, intertextuality

Author: Wang Taohua <wangth2013@163.com>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China (411201),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当代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 (Margaret Drabble, 1939—) 一直被评论家认为是一位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实际上,早在第五部长篇小说《瀑布》(*The Waterfall*, 1969) 中,德拉布尔就开始写作创新,《瀑布》在结构、内容、形式和语言等各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国外对《瀑布》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女性身份追寻、性爱问题的探讨以及从道德层面对作品进行剖析。“《瀑布》被认为是玛格丽特·德拉布尔最好的小说之一……最基本的主题是个人身份的追求以及女性的自我意识、犯罪的焦虑以及如何适应这个贫瘠、决定论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世界”(Shurbutt 283)。该小说主要关注“性”,是关于“一位被自身心理与文化毁灭的女性”的故事(Beards 43)。“简成了一个‘作为性客体的女人’(woman-as-sexual-object)的经典范例”(Libby 184)。

国内对《瀑布》的研究寥若晨星。张小平认为,“《瀑布》通过一个主体分裂的女性作者,即主人公的分裂叙述,不仅再现了现实主义传统的再现与消解的张力,而且颠覆了浪漫爱情故事现实主义叙事传统”(225)。盛丽则另辟蹊径,借助尼采的悲剧理论阐释了作品中的日神精神、酒神精神以及二者结合的美学意蕴对女性命运的僭越功能,并认为“《瀑布》整体上是一部藉由性爱表征反抗道德逻各斯的作品”(74)。国内学者已注意到该作品与传统小说有所不同,但至今尚未见有学者对该小说的互文特征进行详尽研究。互文性是《瀑布》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人物刻画、主题表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互文性”概念指的是“任何文本都犹如一幅马赛克镶嵌画,一切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Kristeva 37)。《瀑布》中的互文指涉十分密集,倘若读者未能领悟,对其意欲表达的深刻女性主题便会流于表面。本文旨在通过对《瀑布》中的互文特征分析,使读者对德拉布尔意欲表达的女性独立主题有更为透彻的领悟。

一、与英国历史或文学上真实人物的互文

《瀑布》中的几个人物詹姆斯 (James)、简·格雷 (Jane Gray)、马尔科姆 (Malcolm) 与英国历史上的人物形成互文。据记载:弗朗西斯·爱德华·斯图亚特·詹姆斯 (Francis Edward Stuart James) 被称为苏格兰詹姆斯三世和英格兰詹姆斯八世,是个私生子,他的王位继承权是不确定的,而他的生父、生母也不知道是谁。据历史记载,他被公认为骗子,溜到了女王的床上以便继承天主教的王位。当威廉罢黜了詹姆斯二世后,小王子被带到法国与王室过着流亡生活,詹姆斯二世死后,路易十四宣布詹姆斯为英格兰国王。《瀑布》中的人物与这段历史的对应关系十分明显:詹姆斯溜到了简的床上,而与简同名的简·格雷夫人 (Lady Jane Gray) 的确是英格兰的女王。简·格雷夫人的公公诺萨波兰公爵 (Duke of Northumberland) 说服垂死的爱德华六世将王位传给她,然而不幸的是,简·格雷夫人被捕并被砍头,在位时间只有九天。历

史上的马尔科姆是苏格兰的合法国王,是邓肯(Duncan)的儿子,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中详细描写了邓肯被麦克白谋杀的故事(Skoller 127—28)。这些历史人物的指涉让熟悉英国历史的读者对詹姆斯、简、马尔科姆这个三角恋情重新进行思考。马尔科姆是简的合法丈夫,詹姆斯只是简的情人,但德拉布尔笔下的简与英国历史上的简·格雷夫人的命运不同。在《瀑布》中,简不仅没有因为她的出轨而被砍头,甚至与情人出国旅游途中出车祸也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这与历史上简·格雷夫人的遭遇形成强烈反差。由此可见,德拉布尔对女性追求爱情与情感自由是持肯定态度的,也彻底打破了读者期待。

除上述历史人物外,《瀑布》还与一些文学界的真实人物形成互文。比如,简将自己和詹姆斯的婚外情与英国文学巨匠高尔斯华绥的真实情感做对比:

当约翰·高尔斯华绥与他表嫂有了婚外情时,尽管有嫌疑,他们的婚外情还是秘密持续了多年,他们多次一起在国外度长假:据阿达·高尔斯华绥宣称,她与约翰有相同的姓氏,从护照和预订宾馆房间这个角度来说,这一点给他们提供了极大的便捷……同样,詹姆斯和我也发现我与露西的表姐妹关系有时也十分管用。(Drabble 235)

简与露西的表姐妹身份的确给简与詹姆斯的外出提供了诸多方便。有一次詹姆斯驱车带简以及她的两个孩子出去游玩时,他向同事这样介绍简:“我带我表妹出去溜达溜达”(71)。另一次在伦敦赛车场,他“再次以表妹的身份”(74)将简介绍给赛车手迈克。然而,不无讽刺的是,詹姆斯与简远没有高尔斯华绥他们那么幸运,不仅没有“多次一起在国外度长假”(235),他们第一次去挪威的旅行途中就出了车祸,詹姆斯伤得不省人事。

此外,为了证明自己与詹姆斯婚外情的合法性,简还提及了女作家夏洛蒂·布朗特的爱情。布朗特曾经深深暗恋她的法语老师,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那个法语老师住在布鲁塞尔,后来布朗特与她父亲的助理牧师结了婚。简问道:“到底哪一个是夏洛蒂·布朗特的男人?是那个她自己创作的、为之哭泣的男人,还是那个拥有了她、谋杀了她并与她发生性关系的可怜的助理牧师”(84)。简在此暗示:与其与自己不喜欢的人结婚生子,还不如保持对爱情的向往。从某种意义上,简是正确的,布朗特确实被婚姻谋杀了,可是简并没有看到布朗特的婚姻生活中也有许多让她感动的点点滴滴。盖斯凯尔曾经描述过一个细节:夏洛蒂曾听见丈夫在为她祈祷,她非常感动:“我不会死,是吧?上帝不会让我们分开的,我们那么幸福”(Gaskell 524)。为了说服自己相信与詹姆斯的婚外情具有合法性,简在此特别强调了布朗特婚姻不幸福的一面,这体现出作为当代女性的简特别强调女性自身的情感诉求,而不会像布朗特那样对自己的婚姻委曲求全。《瀑布》不仅与英国历史中的真实人物相互指涉,而且与英国女性小说传统构成多重互文关系。

二、与英国女性小说传统的互文

“倘若女性作家对女性创作传统一无所知,那么她的创作力也就无从谈起”(Gilbert 17)。的确,德拉布尔对女性创作传统了如指掌,在她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与传统女性创作构成的互文。她对女性传统创作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破有立,在部分继承的同时,也有自己独特的主张。“女性传统对女性的影响积极的一面是团结与力量,消极的一面则是她们的无能为力。女性传统会形成自己的经历与象征,这些经历与象征不只是简单地与男性传统的对立”

(Showalter 11)。德拉布尔正是通过女性独特的“经历”与“象征”,来构筑《瀑布》独特的诗性想象。

《瀑布》的女主人公兼叙述者简是一位诗人和小说家,与夏洛蒂·布朗特一样,她也创作了一个如诗一般的情人,生活在“那想象中的布鲁塞尔”(Drabble 84);与乔治·艾略特一样,她创作了一个女主人公,也就是简自己,还有一个叫露西的表姐并且爱上了表姐夫;尽管简强烈反对奥斯丁对某些事情的处理办法,也公开宣称“我是多么地不喜欢简·奥斯丁”(57),她还是将自己的家庭关系与后者小说中的家庭关系做类比。

无论是《简·爱》中的简,还是《弗罗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中的麦琪·塔里弗(Maggie Tulliver),结局都不完美:简得到的是瞎了眼失去基本生活能力的罗彻斯特,麦琪则选择溺水身亡。德拉布尔对传统小说中这种过时、无宽容之心的话语进行拒斥,《瀑布》中的简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情人詹姆斯也从车祸中恢复了健康,他们的婚外情尽管最终败露,但在詹姆斯痊愈后他们还一起去了高达尔瀑布旅游,并在曼彻斯特的宾馆住了一晚。这种结局表明,德拉布尔对女性的处理与19世纪女性小说传统是背道而驰的,德拉布尔以互文的方式批判了传统小说中对女性的苛责,彰显出她对女性独立人格的支持。简不断地从文学传统来理解她自身的激情,因为“爱情故事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153)。她发现文学传统对她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她“谴责诗人们”该为她与马尔科姆的婚姻负责:“一见钟情,我曾听说过,我像一位命中注定失败的浪漫主义者一样追寻着它”(86)。当简爱上了表姐露西的丈夫后,她不断地从19世纪的小说中寻找先例,尤其是乔治·艾略特的《弗罗斯河上的磨坊》中的女主人公麦琪,因为她同样爱上她表姐露西的丈夫。但是麦琪选择了溺水自尽,而简成为新时代的女人。简摒弃了旧小说中女主人的做法,发现她们与她的自身经验毫不相干:“在这个时代,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在第一章就淹死了”(153—4)。在此,德拉布尔特别援引了《弗罗斯河上的磨坊》作为简极力反对的传统的代表。麦琪的结局、她对她表姐夫的放弃以及返回到她那残酷的家庭等,这一切使得麦琪返回到固定的社会模式,在这一社会模式中她完全丧失了自己的身份,导致了自身的毁灭。她的溺水身亡表明了她对社会力量的最终屈服。

尽管《瀑布》仍然以某种线性叙述方式展开故事,特别是第三人称叙述部分完全就是一个地道的传统故事,然而,故事在内容上颠覆了传统小说叙事。简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进步:从她“休止状态的冰期”(7)开始,最初处于一种无精打采的被动和几近精神分裂式的孤立状态,到最后发展到能够主动与别人接触;在小说末尾,她又开始了她那几近放弃的诗歌创作事业,并聘请了一个保姆来专门照顾孩子;她将她的房间整理得井井有条;结交新的朋友;并且继续保持她与詹姆斯的激情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什么都得到了:爱情、事业、孩子。她宣称:“所有这一切与我想像的很不一样,远比我想像的要令人振奋得多”(23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简从最为传统的爱情与母亲的身份中获得满足,得到精神的救赎。

简频繁地提到《简·爱》这个作品和简·爱这个小说人物,简·格雷是对简·爱的戏仿。简试图描写她对詹姆斯的激情时,她最终几乎向读者呐喊:“读者,我爱他,正如夏洛蒂·勃朗特所说的那样”(84)。但真实情况是,无论勃朗特还是简·爱都没有说过那些话。这里指涉的是简·爱的另一句话是“读者,我与他结婚了”(Bronte 473)。尽管这里仅一词之差,可内涵却完全不同。《简·爱》中的简最终与罗彻斯特结婚了,而《瀑布》中的简却没有明确的结尾,詹姆斯与简的婚外情在事情败露后仍然持续。简也曾设计过一个结尾,想让詹姆斯在车祸中致残,因为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像简·爱得到瞎了眼的罗彻斯特那样得到詹姆斯。可是她并没

有这样做,因为简坦诚“我不忍心这样做,因为我太爱他了。不管怎样,他并未受伤致残。真实情况是他康复了”(231)。因此,《瀑布》利用传统故事中的文学母题表达了德拉布尔独特的女性主义观,表达了作者对传统小说的质疑与反叛。

为了凸显简的世界与20世纪之前的小说主人公的不同,德拉布尔嘲讽式地指涉19世纪及其以前的作品,比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简·奥斯丁的作品等,他们都歌颂完满的婚姻,因为完满的婚姻维持着秩序与和谐。詹姆斯从车祸中康复,颠覆了悲剧传奇的范式:男女主人公一方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死去,而另一方也最终会自杀,以便会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重新结合。可见,德拉布尔的《瀑布》与传统小说在人物、情节的设置等方面形成互文,表达的却是一种对传统小说嘲讽式的戏仿,这种戏仿表达了德拉布尔在女性问题上的立场——支持女性摆脱传统婚姻的束缚,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生活。

三、与艾米丽·迪金森及其诗歌的互文

如上所说,叙述者简·格雷反复提及夏洛蒂·布朗特等传统女性作家,并与这些作家笔下的人物如麦琪·塔里弗、简·爱等做类比,然而,作为诗人的简似乎并未提及艾米莉·迪金森。实际上,德拉布尔将简想象为迪金森诗歌中的人物,她诗歌中关于爱、死亡、弃绝等主题对《瀑布》的创作影响巨大。在小说开始,德拉布尔选择迪金森的一首诗歌《溺水并不令人同情》(“Drowning is not so pitiful”)作为《瀑布》的题辞:“溺水并不令人同情/由于人们试图上浮/……造物主慈祥的面孔/无论看上去多么慈祥/我们都要躲避,必须承认/它就是灾难”(Drabble 5)。德拉布尔选择这首诗作为《瀑布》的题辞,不仅暗示了小说的主题,也为小说提供了“水”的意象。这首诗歌中提到,人在溺水时,会“浮出水面三次”试图挽救自己,并且不无讽刺地评论在面临死亡时,我们都试图寻求上帝的帮助。可是迪金森告诉我们,不管造物主的面孔多么慈祥,我们都不要去他那里寻求帮助。简·格雷与迪金森这首诗中的主人公很相似:她们都拒绝传统的拯救,认为上帝是不会拯救她们的,只能通过女性自身的努力才能拯救自己;她们对死亡十分迷恋,对爱情大加赞颂,对命运持一种加尔文式的决定论。这使得简的新时代女性形象跃然纸上。

《瀑布》与迪金森诗歌中关于爱与死亡的主题互文是相当明显的,而弃绝的主题则隐含在文本中不易被发现。简与迪金森诗歌中的人物一样,将所有的欲望削减到最低限度,于是欲望的对象就成为一种缺席,只剩下欲望本身。迪金森常常通过食物的意象来表达未能满足的强烈欲望。在《这些年我一直在挨饿》(“I had been hungry, all the years—”)这首诗中,叙述者想象透过窗户看到宴会的情形,在结尾写道:“我不再饥饿/于是我发现/饥饿是窗外人的感觉/一旦入室/即告消除”(The Poems 203)。进入宴会,她的食欲就会得到满足,而这种饥饿感也会立即消除。与其让这种欲望得到满足,还不如继续挨饿,这就是一种弃绝的艺术。她的欲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唯一的满足就是弃绝。欲望的客体失去其固有的价值,价值仅在于欲望和弃绝本身。

简·格雷对自己家庭生活非常不满,特别不认同父母的价值观。简的父母都十分虚伪,经常提及某个重要人物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这使得简对他们敬而远之,产生了一种疏离感。但是为了取悦他们,简“将自己隐匿起来,为了他们我重新建构我的想法,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们知道我的真实想法,他们永远也不会从震惊中恢复过来”(Drabble 51)。面对父母的虚伪,成年后的简也想方设法“弃绝”自己的欲望。在一次圣诞家庭聚会中,大家都喝酒庆贺这

盛大的节日,简却用弃绝欲望来伪装自己:“我拒绝喝酒……似乎唯有通过这种欺骗的形式我才能保护与掩饰我真正的欲望。如果我连他们允许我喝的分量都拒绝了,他们怎么知道我到底要喝多少,怎么知道我到底需要什么呢”(63)。也正是通过这种弃绝的艺术,简努力摆脱父辈对自己的影响,艺术地追求自己人格的独立。

简与迪金森在“弃绝”的同时,又强调“弃绝”是她们主动选择的结果,并非被动“放弃”。在《弃绝——是一种打动人心的美德——》(“Renunciation—— is a piercing virtue——”)这首诗中,迪金森首先以传统的方式定义“弃绝”:“随它去”。接着她根据“选择”来重新定义“弃绝”:“弃绝就是一种与自我对抗的选择”(The Poems 349)。选择“弃绝”是一种行动的宣言,这是一种典型的双重自我:亦即在“弃绝”的同时,强调女性选择的自由。

与迪金森一样,对周围的成年人失去信心后,简也不再相信上帝:“他们(简的家庭成员)信仰英格兰教堂的上帝……我努力去相信这些东西,如果我不相信,他们会觉得似乎这是对他们的一种冒犯……但是即便还是孩提时代,我都有另一套自己的想法,我只让我自己知道自己的想法”(Drabble 50)。在一封信中,迪金森这样提及她的家庭:“他们都信教,除了我以外,他们每天早晨都对着日蚀祈祷,他们将其称为‘父王’”(The Letters 404)。迪金森全家都信奉的上帝在她眼里毫无意义,小时候她就对这席卷全英格兰的宗教信仰不感兴趣。相反,迪金森将情人提高到神的高度。在《我不能和你一起生活》(“I Can't Live with You—”)这首诗中,叙述者想象自己陪着情人一起到了天堂,她说在天堂里她不会被接受,因为她的眼里只有情人而没有上帝。她对情人的爱如此强烈,以至于“我根本无暇顾及 / 其他的优秀者 / 比如上帝”(The Poems 315)。在她眼里,情人就是来拯救她的上帝。

与迪金森一样,简也不惜亵渎神灵,来建构自己的信仰。简将詹姆斯看作她的上帝,并对其深信不疑,“上帝的恩典或是奇迹,用哪个词来描述我不在意……命运女神是我的上帝,当詹姆斯躺在我身边时命运女神也就伴随着我”(Drabble 50)。当詹姆斯进入她的生活后,简才发现了真正的自我,“当詹姆斯看着我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我,没有猜想,没有欺骗。通过对我的了解,他拯救了我,通过分享我的知识,他使我道德败坏”(51)。在此,简将自己的婚外情人詹姆斯看成自己的“上帝”,表面上凸显简对男性的崇拜,这也导致许多批评家对德拉布尔的不满。但是,詹姆斯的拯救角色都是通过简的感受表达出来,詹姆斯自始至终都处于失语状态,未能操控简的生活,简始终是个独立的女性主体。

结语

国外激进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们认为,一方面,德拉布尔把母亲身份作为女性生活的中心,其女主人公为了孩子而与男权社会妥协;另一方面,《瀑布》主人公简将自己的救赎寄托在男人身上是对女权主义的背叛。然而通过以上对《瀑布》的互文性分析,笔者认为,德拉布尔笔下的女性有其自身的特点,通过与英国历史以及文学界真实人物、英国传统小说中的人物以及艾米莉·迪金森及其诗歌中人物的互文指涉,凸显出《瀑布》中的女主人公反传统和特立独行的一面。尽管詹姆斯的确扮演了简的拯救者角色,但詹姆斯一直处于失语状态,詹姆斯只是简获得自我救赎的一个途径。总之,通过错综复杂的互文,《瀑布》表达了对新时代女性独立形象的赞扬与期待。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Beards, Virginia K. "Margaret Drabble: Novels of a Cautious Feminist."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15.1 (1973): 35-47.
- Brontë, Charlotte. *Jane Eyre*. Ed. Margaret Smith. Oxford: Oxford UP, 1980.
- Dickinson, Emily. *The Letters of Emily Dickinson*. Ed. Thomas H. Johnson. Cambridge: Harvard UP, 1958.
- . *Th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Ed. R.W. Franklin.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1999.
- Drabble, Margaret. *The Waterfall*.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1.
- Gaskell, Elizabeth. *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5.
- Gilbert, Sandra M.,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Haven: Yale UP, 1979.
- Kristeva, Julia.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oril Moi.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34-61.
- Libby, Marion Vlastos. "Fate and Feminism in the Novels of Margaret Drabbl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6.2 (1975): 175-92.
- Sheng, Li. "An Archetypal Reading of the Tragic Salvation in *The Waterfall*."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2 (2012): 70-78.
- [盛丽:《论〈瀑布〉的悲剧救赎与原型叙述》,《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2期,第70-78页。]
- Showalter, Elaine.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ë to Less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77.
- Shurbutt, S. B. "Margaret Drabble's *The Waterfall*: The Writer as Fiction, or Overcoming the Dilemma of Female Authorship." *Women's Studies* 16 (1989): 283-92.
- Skoller, Eleanor Honig. "The Progress of a Letter: Truth, Feminism, and *The Waterfall*." *Critical Essays on Margaret Drabble*. Ed. Ellen Cronan Rose. Boston: G. K. Hall, 1985: 119-33.
- Zhang, Xiaoping. "Drabble's *The Waterfall*: Subverting the Realistic Convention of Romance." *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6 (2010): 220-25.
- [张小平:《德拉布尔的〈瀑布〉:对浪漫爱情故事叙事传统的颠覆》,《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第220-25页。]

(责任编辑:舒程)

希腊民主的问题

[法国] 雅克琳娜·德·罗米伊 著
高煜 译

DOI: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15.03.017

民主发轫于古希腊,并在雅典人中引发旷日持久的论战。本书结合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作家作品,追溯古希腊人对民主的探索历程。涉及的问题有:民众的盲目、民主的无政府状态以及雅典城的实例等。尽管古希腊的民主形式与现代社会相去甚远,但古希腊人的思考却直指民主本质,对民主发展有参照作用。